

程峒南山题“虎跑泉”

文/金力



谢志斌 绘

南山招隐寺藏在密林苍翠的绿荫中，过“招隐”石碑楼，顺坡而上，在山之东南麓便见到“虎跑泉”，石刻题字苍劲有力、古朴雄浑，让这方泉池成为南山重要景点，更是游客登南山不可或缺的打卡地。

“虎跑泉”题字有朱红清晰落款：“古庐陵程峒书”。古庐陵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市，程峒为明末崇祯年间镇江知府。程峒，本名程士凤，字坦公，号九屏，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。他生于明朝末年。古庐陵有着浓郁的尊儒重教传统，从唐宋至明清，庐陵地区共考取了3007名进士，当地流传着“一门六进士，父子探花状元，叔侄榜眼探花，隔河两宰相”的说法。正是在这样“尚儒”文化氛围中，程峒的科举之路较顺畅，天启四年（1624）成为举人，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中进士。随后，他在崇祯八年获授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，并在崇祯十年升职方郎中。在崇祯十一年，程峒迁任镇江知府。

程峒到任后，重视古城的文化建设，钟情于镇江的山水景观。明崇祯十二年，程峒来北固山，见传说中孙权、刘备赛马的“溜马涧”，崎岖不平、杂草丛生，便命人整修，还铺成一条青砖路。程峒尤其对“城市山林”的南山情有独钟。招隐寺山中的虎跑泉，据说为东晋时云游至此修炼的法安禅师所开。相传，法安禅师初来时，饮水困难，老虎为他刨得此泉，因而得名虎跑泉。明嘉靖年间袁继祖重砌方池，改名“万古常清池”，既指虎跑泉水常年清澈，又借指禅宗顿悟之清静。

程峒游招隐寺时，对虎跑泉的另一传说更感兴趣：昭明太子来招隐寺读书，亦苦于无水喝。一日，见一猛虎前爪猛刨处，留下三尺深的塘。猛虎咆哮而去，塘内便有清泉不断向外渗出，泉水清凉甘冽。蓄之，并砌成池。因虎刨此泉，而得“虎刨泉”名。程峒觉得还是叫“虎跑泉”更为贴切，于是欣然题字“虎跑泉”，从此这方泉池恢复了原名，后人又在泉池上方建“万古常清亭”，让历史故事得以延续。

程峒在镇江任职时间不长，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，被朝廷擢升苏松金事，任苏松兵备道，后迁江南督粮道。此时已是明朝末年，朝廷内忧外患。苏松即苏州、松江地区，为朝廷

的粮仓，江防、海防战略地位险要。程峒在这一带担任要职期间，展现了超高的军事才能。清代著名史学家徐鼐撰写的《小腆纪年》，记载了明末至南明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动，其中专列程峒，有载：“峒，吉安府进士，旧苏松粮道。在任时，招兵二百人。”“在海盗寇容人侵福山时，他监督刘河军队以渔船出海，斩杀敌方二千多人，使寇容就抚”。福山位于今常熟市，北临长江，靠近福山镇，曾经是吴北的重要镇子，也是一座江海要塞，程峒在任苏松兵备时，福山曾建有城堡，为总兵城。

1644年明朝迁京都沦陷崇祯帝自缢身亡后，南京都随之成立南明政权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，年号弘光，弘光政权建立。南明时期，程峒尽管因争妾事件和与乡官彭歌祥互相攻讦而去官，但随后依然受到重用。《小腆纪年》有载：“南都立，大理寺卿郑瑄荐峒才可大用。适以争妾事，与乡绅彭某相讦；弘光帝命部臣严议。峒去官，犹拥乡勇三百人自随，用是不为邻里所喜。隆武帝授为惠潮巡抚，因尽室至粤西。”另有史料载，南明隆武年间，程峒被起用为广东参政，以金都御史巡抚惠潮。1646年南明福京（福州）被清军攻下，程峒在清兵攻打潮州时被斩杀。

程峒文韬武略，在负责苏松兵备道期间，撰写了《壬午平海纪》2卷，其明代版本现在国外图书馆收藏，至今对于研究明代兵备道及苏松地区江防、海防，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兵备道制度是明代首创“以文驭武”的国策。明代中后期兵备道制度日渐成熟，兵备道员在沿边、内地、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被普设。

在程峒主持兵备道时，已是明代末年，苏松沿海地区海患、倭乱频繁，尤其崇明岛四面皆水，为长江入海之“咽喉”，亦是东南诸省之门户，战略地位十分关键。程峒在书中，记录了以崇明岛为中心的苏松地区的稳固海防建设，记录了在所辖的苏松诸地进行海防经费、战争物资的调拨和筹集、士兵的招募及军营组建等内容，再现了多起在程峒的主导下合东南之人力和物力平定海乱的事件。

瓦匠

文/吴春波

1974年7月，我初中毕业，以我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的表现，本可以相对容易地继续上高中。但因家庭成分只好辍学务农，在“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”。

务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也不是“大姑娘上轿头一回”，在读书时，常常利用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但真正成为农民后却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干些“拾遗补缺”的活了。第一天出工，生产队长就把我安排到了上社河水利工地。这是个力气活，洋镐、铁锹、独轮车、扁担、挑箕是主要劳动工具，上半天还能和那些壮劳力拼住干活，不分上下，下半天就疲乏不堪，浑身疼痛，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，全身好像散了架一样。

晚上收工回家后饭都没力气吃，就和衣睡下，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子，继续参加劳动。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种田不易、农民不易，真正理解了古人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。

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中坚持了三年。欣喜的是1977年12月，全国恢复了高考，但我却悲欣交集。喜的是终于有了跳出“农门”的机会，悲的是只学过初中课程，拿什么考？眼看继续读高中的同学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而我却只能自卑地选择混进他们的母校参加校方组织的高考辅导班。

考前的复习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经过一个月紧张的备战，我终于走进考场。然而由于作文严重偏题而名落孙山。父亲对我说：既然命运安排了你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那就必须肩负起这责任。在东乡农村有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之说，只要哪位男青年有门手艺，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因此，人只要有了手艺，就意味着家庭有了经济来源，学门手艺吧！

瓦匠又称泥瓦匠，其实就是从事砌砖、盖瓦、立灶、粉刷等建设施工的工人，是一种技术性工作，要求所进行的作业如砌砖、抹墙等横

平竖直，不但牢固可靠还需美观。瓦匠所用工具有瓦刀、泥（灰）抹子、托泥板子、泥包、装板、弯尺、吊线等。这些民间艺人大多兼作，农闲务工，农忙务农。

瓦匠也是一件辛苦活，东乡有民谣：“泥瓦匠真是累，泥瓦匠真是苦，泥巴和汗水来造屋，周边高楼大厦接连起，自家孩子老婆却没住处……”其工序亦繁多复杂，对技艺要求很高，不是一般人浅学就可以上手的，需要前期在老师傅的指导下，通过系统学习实践，不断摸索不断总结才能做好。

瓦匠组班多由两匠带一徒。即两个大工带一名小工，小工处于学徒地位，脏活累活粗活要抢着干。干活前，小工要把各种工具准备好，有的还要提前润泥和浆。俗话说：大工一上工，小工就发蒙，要啥递啥，责备呵斥是常有的事。“严师出高徒嘛”。

1978年10月，父亲托人找到庄基村一名叫贾弯刀的瓦匠工头，贾师傅手艺高超，但与我一样脾气很“臭”，是个远近有名的人物。他凭着自己年轻时学来的手艺，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尝试和摸索，练就了一手较硬的瓦工技艺，他做的活又快、又细、又干净利落，博得东乡群众的赞赏和夸奖。

请过拜师酒后，我就随他来到工地。贾师傅身穿军橄榄色的迷彩服，下身穿一条黄色的裤子，土的有些泛白，脚上穿一双旧得不能再旧的黄绿色胶鞋，鞋帮上满是瓦砾蹭烂的小窟窿，有点像油画里的人物。

每天一大早，他就来到工地，一手掂着瓦刀，一手拿捏砖块，动作既熟练又麻利，瓦刀咣咣当当的敲击声，抑扬顿挫，不是刺耳的那种，有点动听的味儿，常不经意地哼出些原生态乡音小调。给他打下手的是两个十七八的青年，也穿着迷彩服，一顶灰黄色的安全帽，将大半个脑袋护了起来，似民间社火里滑稽的大头肖像。脸是黑里透红，浸透了汗水，像留在水粉画上的彩描。矮点的青年在一边不紧不慢地拌和砂浆，高点的青年在墙脚一边不慌不忙地运着砂浆。三个人配合自然，相当默契。

贾师傅让我先从拌石灰和砂浆做起，他似乎早已习惯了毒日头的炙烤，虽然脊背上沾满泥灰的汗印和皱纹已融为一体，但他依旧在脚手架上“舞蹈”……就这样小工兼学徒地干了一个月，突然有一天收到同学建荣的一封信，他邀我到丁岗中学（县属附中）代课，教授初中语文和政治，我犹豫一番后终究未挡住诱惑而终止了学瓦匠的生涯，虽然未能学艺成功成为瓦匠，但在这段时间里体悟到无论做任何一件事，若要成功，总要付出代价！

黄跃巍 绘

